

歌行

書畫類  
鳥獸類  
木類  
雜賦類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十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5



文章 17  
W109  
15



010185191627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四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參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

歌行

書畫類

畫鵲行

鵲性尤捷於鷹

高堂見生鵲 颯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  
乃知畫師妙 巧刮造化窟 寫此神俊姿 充君眼中物



鳥鵲滿樛伎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  
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  
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賦也颯爽涼意也秋骨鵲至秋而善擊也拘攣猶  
言拘束謂以索拘攣之也窟月所生處謂造化之  
根源也神俊姿支道林善畜馬曰貧道喜其神俊  
樛枝木下曲曰樛長翮謂翅也寰王畿內縣言王  
畿則舉一世可知也煙霧質舞鶴賦歸人寰之喧  
卑又煙交霧凝若無毛質獨紆鬱言幽遠之鬱結  
也○公見畫鵲而作言高堂畫鵲如生颯爽以動

秋骨驚若拘攣立何突兀乃知畫工神妙巧刮造  
化之原寫此竒姿充君眼目鳥鵲見之而驚疑  
禽見之而潛沒况乃翮如刀劍超越人寰雖曰威  
猛空自崢嶸無過粉墨圖其形像追思雲沙之際  
自有真鵲何必覩此畫圖反生紆鬱也哉

###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于時唐  
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  
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八分書謂  
四旁各八分大也

三百三十三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值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暮才力薄，潮乎潮乎柰汝何。

賦也。蒼頡黃帝之臣，觀鳥跡而成字者。自蒼頡之後，字體變易如浮雲，然無定體也。陳倉山名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石鼓山，與陳倉相隣。石鼓山麓有石如鼓者，十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周太史籀之大篆也。唐韓愈有石鼓歌，大小二篆漢蔡邕正六經於太學，石壁邕大篆入妙品，小篆者秦李斯刪古文，復篆及史籀之書也。八分秦王次仲飾隸書為之，方廣各八分。嶧山碑鄒嶧山在山東兗州府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國上鄒嶧山，李斯書秦詔刻之於石，以頌秦德，即小篆也。野火焚

嶧山刻石歷代模之以為楷邑人疲於供命聚薪  
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塌肥失真後  
人以棗板翻刻筆畫肥壯失其真體矣苦縣今之  
鳳陽府亳縣有老子祠漢桓帝延熹年間詔立老  
子祠命邊韶為文即蔡邕八分書也光和靈帝年  
號相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  
光和乎韓擇木呂黎人官至工部尚書工八分師  
蔡邕法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隣濟陽人官  
至曹曹參軍善八分始拙弱至天寶中遂精妙入  
神快戟長劍言其筆勢堅勁也直百金程邈見李

斯書曰此一字直千金盤孳謂盤游牽引也言筆  
跡可愛如蛟龍之盤孳屈強也張顛張旭丞相中郎  
丞相指李斯中郎指蔡邕丈人行尊老之稱謂丈  
人之行輩也巴東指夔州寔古之巴國○此集李  
湖善書小篆也言自蒼頡以來字體變化若浮雲  
然陳倉石鼓之文已非真跡大小二篆生彼八分  
李蔡之後中間作者寂然無聞嶧山之碑已遭野  
火棗板翻刻又失太肥若苦縣光和之碑尚爾骨  
立小篆之體亦惟瘦勁為佳惜乎古人不可復得  
顧今吾甥庶幾下筆可幾尚書如韓騎曹如蔡蓋

自開元以來書稱獨步而吾甥品第其間可並立  
而為三矣且其小篆逼真李斯快劍長戟森然相  
向一字可值百金筆畫最為屈強至若吳郡張顛  
雖稱草聖豈知吾甥更不流宕丞相中郎相與頡  
頏是果今日之斯邕也巴東相逢求詩逾月自媿  
年衰才薄柰無佳句以答其慇懃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奉先縣屬陝之西安府蒲城縣障屏障若  
今之圍屏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

圖乘興遣畫滄洲極盡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  
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  
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  
畔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  
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歌岸側島秋  
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韞從此始

賦也楓樹煙霧即畫景也赤縣圖中國謂之赤縣  
滄洲東海去中國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  
二三月人多不死乃仙境也融心神左太冲詩前  
有寒泉并聊可瑩心神祁岳鄭虔皆當時善畫之  
士楊契丹隋楊素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瀟湘在  
湖廣岳州府天姥山名在浙江會稽縣真宰仙家  
謂神之最尊者天應泣洞微志無雲而雨謂之天  
泣鼓瑟時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註  
湘靈湘水之神斑竹博物志舜死娥皇女英二妃  
淚下染竹即斑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入骨髓徐

邈云吾見王貴畫入骨髓山僧及童子山僧言其  
閒童子言其少也若耶溪雲門寺俱在會稽縣南  
史何胤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  
耶溪雲門寺泥滓塵土為水所滓也青鞋布襪隱  
者之服○此美少府新畫山水屏障也言堂上屏  
障之間不合畫此楓樹及江山煙霧聞君寫此赤  
縣之圖又作滄洲之趣畫師固多而好手難遇對  
此畫者心神自融知君平生毫素自重豈但比於  
岳虔而且過於楊素得非玄圃欲裂無乃瀟湘亦  
翻其畫之上有如此今焉偶爾相逢乃坐我於天

三百七十六  
姥山下耳畔似聞清猿之聲反思前晚風雨急時  
乃是蒲城鬼神初入元氣濕障天應垂泣野亭春  
去而雜花遼遠漁翁向暝而獨立孤舟滄浪廣潤  
岸島渺茫雖不見鼓瑟之音猶得見斑竹之活撫  
此景也對劉侯也深知其天機淵微畫入骨髓且  
有二子人亦難方大子聰明能添老樹於巔崖之  
內小子英敏善圖老少於容貌之間若耶溪雲門  
寺紛紛高隱之人盡歸揮灑顧我身親見而興感  
青鞋布襪亦將從此往矣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王宰家於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此詩  
形容畫筆之工上元元年在成都作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  
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  
人漁子入浦溆山水畫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  
咫尺應須論萬里馬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  
水

賦也崑崙山在西蕃水源所出方壺世傳大海與  
天海通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



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巴陵縣名今屬岳州府日本古倭奴國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以其日出之地故曰日本赤縣在今揚州府儀真縣瓜步山東五里隨飛龍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論萬里南史齊武帝孫蕭賁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府最出好刀剪取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曰恨不帶并州快剪刀來剪松江半幅紋練歸去吳松謂吳地之松江府○公見王宰畫圖之美而言王宰

若能從容求索必圖寫真跡自崑崙東至方壺萬里江山收於一筆挂君高堂以為美觀又自洞庭東至日本赤岸水通天河飛龍隨於雲氣舟人漁子入於浦溆山高水濶亞洪濤風遠勢尤工古莫與比咫尺圖象萬里兼收王宰之精妙入神可為當今之獨步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半幅以珍藏於家耶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李尊師即玄都道士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

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  
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  
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  
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嵩山翁悵望  
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

賦也老夫公自謂也握髮用周公一沐三握髮之  
意靜杳冥言畫松深處僻靜也無丹青言與活樹  
無異不知其為畫也偃蓋松老則有結頂向下如  
虬龍之形虬龍無角龍也精靈寫畫之精神也意  
相親言道士氣節堅勁與松之堅勁相契合也心

獨苦言寫松之妙舉世不能知也商山翁即四皓  
所作紫芝曲者曰聊歌云者言公當危亂深契四  
皓之情也○公見玄都道士之畫松障而言清晨  
梳洗忽聞道士來訪呼兒延入見其惠我以新畫  
松障而深嘆美之因言老夫平生最好奇古對此  
名筆愈發高興已知仙客與松相忘更覺良工心  
思獨苦松下巾屨丈人頗與四皓無異於馬觀畫  
興感復歌紫芝不覺悲風之徐來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

未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  
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  
憇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  
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  
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榦  
賦也畢宏大曆間為給事中其畫擅名韋偃少按  
名畫記韋偃作老松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  
馬不知松石更工也屈鐵言其松枝屈曲堅勁也  
白摧一句言其形黑入一句言其色無住著楞嚴  
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此詩則合用之偏袒今僧

搭袈裟則露右臂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左膝著地  
好東絹今之潼川州鹽亭縣出絹最良時人謂之  
鶴溪絹即東絹也錦繡段四愁詩佳人贈我錦繡  
段光凌亂言絹光炫耀也為直榦謂寫松榦之挺  
直也○公見韋偃畫松之美言天下幾人畫松而  
畢宏已老韋偃尚少然其絕筆出奇滿堂皆稱神  
妙兩株駁雜苔痕高枝屈鐵交錯其形也如龍虎  
之死其黑也如雷雨之垂松根憇息胡僧容服各  
畫曲折葉間松子落於僧前韋侯妙染欲數相見  
我有好絹已令拂拭生光願公放筆圖其直榦可

也

姜楚公畫角鷹歌

姜皎善畫鷹鳥玄宗在藩邸皎為尚衣奉  
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

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  
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賦也鷹戴角幽朔之地有有角之鷹也幽陰也朔  
北也幽朔乃肅殺之方此鷹所以有殺氣也即今

順天府名鷹多出此地掣臂謂掣臂鞞而欲飛也  
無心學凡物有異質而世所未嘗覩人見之必駭  
而不信畫師不是無心學蓋恐人未之信也如角  
鷹是已左綿即綿州屬成都府○公因觀畫鷹而  
作言畫鷹有角而殺氣森森觀者疑其欲飛而搏  
擊凡鳥非畫師無心學也此鷹寫在左綿人所罕  
見故遂疑其虛傳然燕雀一見則信其來擊故又  
曉以且勿驚怕此特畫工之逼真耳實未能搏空  
以上九天也

天育驃騎歌

天育馬廐名驃騎良馬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  
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  
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  
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  
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嘆其材盡下  
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  
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驥裏與驂駟時無王  
良伯樂死即休

賦也走千里神異經大宛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

滕尾委於地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無乃是齊  
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不得人曰  
今之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八駿乎蕭稍搖尾貌  
漢天馬曲尾蕭梢兮朔風起縹青黃色兩耳黃質  
誼賦驥垂兩耳紫焰相馬經馬眼欲紫焰光雙瞳  
方顏延年賦雙瞳夾鏡矯矯龍性矯矯壯貌詩四  
牡矯矯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天骨名臣贊天骨  
踈朗馬有龍性負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  
開張壯大貌公蓋自喻於良馬謂己之才非凡俗  
輩可儼也伊昔太僕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

太僕太僕張景順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後乃  
至四十三萬匹大奴即王毛仲也毛仲領內外廐  
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沒為官奴故毛仲亦謂之大  
奴張公即張景順也驥褭神馬黑喙赤身與飛菟  
同王良善御伯樂名孫陽善相馬者○公嘆良馬  
已死而畫圖獨存也言吾聞天子之馬日走千里  
今之畫圖無乃是耶故其意態雄傑形性異常因  
思太僕所牧毛仲所憐且當開元之時馬雖四十  
萬匹而張公嘆其材皆凡下故特寫此驃騎之真  
以傳後人置之座右日久更新因嘆年深馬化空  
遺形影縱有健步之材何由復騁雖然如今豈無  
良馬但王良伯樂世不常有故無人能識之者亦  
死即休云耳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實韓幹之

亞其松石尤工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  
戲拈秃筆掃驊駟歛見騏驎  
出東壁一匹齧草一匹嘶  
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  
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賦也適往也歛急忽之意青黑曰騏青驪曰驎當

霜蹄當字平聲佳處正在此字真致此謂若得如此活馬也同生同死此時公遭難危困躓道路故思有此良馬安往而不可哉○此喜韋君盡馬之工言韋侯別我將有所往而盡二馬於東壁間知我愛其盡之無敵也觀其一食一鳴若皆千里之才因歎遭時艱危安得如此真馬與之同生死耶

鳥獸類

義鷓行

鷓呀鷓鷩鳥中最健捷者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鷓痛憤寄所宣  
斗上揆孤影嗷哮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桑折老拳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  
生雖減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茲實鷩鳥最急難心惘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  
近經滴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  
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鷓行永激壯士肝  
賦也山北曰陰石飛出者曰崖朝餐楚辭屑瓊以  
朝餐即早辰食也辛酸悲苦之甚黃口小鳥口角  
皆黃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長烟高

遠之烟斗北斗挨拗挨也噉深聲哮怒勇也巨顙  
大額謂白蛇之首老拳謂鶻之足甚利也石勒與  
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  
謔引陽臂嘆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蹭蹬失勢貌蜿蜒龍之類垂千年惡名之遠也快  
意晉周顛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急難謂有相救  
恤之意詩兄弟急難惘然自失貌失所往鶻自飛  
去不知所止也用捨謂蒼鷹也滴水在陝西長安  
縣近經以前叙義鶻之事自此方言其來歷也飄  
蕭不多意衝儒冠藺相如怒髮衝冠許與言許人

之向義者壯士肝陸遜曰不以典刑善惡焉能激  
壯士之肝膽耶○公見人無忠義今聞樵夫之言  
重有所感也言陰崖蒼鷹幼子為白蛇所啖雄歸  
見之奮然求救遂引義鶻來殺此蛇使其惡名流  
于千古于以見功成遠去鶻之能救急難報仇引  
鶻鷹之能用其類此則義鶻之往事也及公一聞  
樵者之言入于耳而觸于中重傷世之朋友反無  
急難之心奮然與感怒髮衝冠嘆傷無已又嗟人  
生在世欲人取與而分為善良者只在瞬息之間  
故為此詩以激烈壯士之忠義焉耳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  
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  
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比也瀟湘衡山今在湖廣岳州府衡山即南岳也  
嗷嗷哀鳴也曹類也時楊濟率澧州刺史楊子琳  
道州刺史裴虬廣州刺史李勉討臧玠之亂故為  
喻心甚勞言其憂百姓遭玠之虐也竹實竹之子  
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蟻蚋之至微者今願分竹  
實以及之比欲周救百姓也鴟梟鷂鷂惡鳥攫鳥

子而食比濟遇亂畧也○此為衡州刺史楊濟而  
言時濟攝連帥之職以討臧玠之亂故以朱鳳為  
比言君不見衡山之巔朱鳳哀鳴其上側身長顧  
而求其群垂翅噤口而心甚勞者蓋為下愍百鳥  
困于羅網微物有所不遺故欲分竹實于小物俾  
惡鳥不得肆搏噬之凶耳正猶濟憫群黎之失所  
而欲盡舉以全安者矣

杜鵑行

唐明皇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  
肅宗即位于靈武後賊平明皇至宮為宦

官李輔國離間悒悒不得志而崩肅宗未  
幾亦崩代宗即位不敢正輔國之罪遣人  
夜刺殺之杜公哀明皇有似望帝故以為  
比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  
自啄群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  
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  
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  
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  
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

賦而比也不自啄不自飲啄哺飼也有舊禮言群  
鳥尚知望帝之為尊也身羈孤言杜鵑生子於別  
鳥巢中而自處深樹正猶唐明皇雖有子肅宗而  
身羈於大內也業工竄伏言昔為天子身臨萬方  
今日之事乃以竄伏深樹為工常區區言小也又  
言切切也傷形愚自傷化形愚拙也何所無言明  
皇為天子之父而為李輔國所間困于大內故曰  
萬事反覆何所無群臣趨自傷昔為天子而群臣  
奔趨于殿前也○此有感於明皇遷居西內故以  
杜鵑為比言君不見望帝化為杜鵑形似老鳥然

生子而不自哺群鳥尚知舊日君臣之義而為哺  
之但骨肉雖然滿眼而是身自甘羈旅之苦業工  
竄伏于深樹之間至四五月農事方興號呼益甚  
口中流血仰訴無因非爾摧殘以苦我也但悔化  
形愚拙自取辱耳在天之下豈意變化至於如此  
是天地間萬物反覆何所無哉追思昔為天子群  
臣奔趨烏可得已正猶明皇身為天子富臨萬方  
而乃局躋不能自由是亦重可嘆矣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

中捨佯瞥揆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  
尊崇隳形不敢栖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  
觜欲秃苦饑始得食一虫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  
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  
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  
今敦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  
嬪嬙左右如花紅

賦也捨掠飛貌佯猶佯貌皆騰轉之意瞥目視貌  
揆紛執貌皆輕疾之意穿皮皮穿也嬪妃也嬪女  
官名○此詩亦止詠杜鵑不必深求餘見前篇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  
身過鴈歸鷗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  
可狀強神迷復皂鷗前俊材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  
寒山陰熊羆欲螫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  
血非其心

呀鶻行

呀虛口也

賦而比也側身謂疲病而身不正錯迴首鴈鷗不  
知鶻有病也迷所向不復向時之緊腦雄姿也鷗  
鷺鳥之最大者其羽黑可為箭尾颯颯風聲螫藏  
也龍蛇深入深淵也皆畏寒之意一擲念其未病

之先一擲遂能搏物也失聲濺血皆病也○此公  
亦因有感而言呀鶻最為迅疾因病所纏故夜宿  
衰柳日落側身過鴈歸鷗不知其病無不迴首驚  
疑然其病也緊腦雄姿非復昔日離披羽翼不可  
名言昔有強神而今迷復於阜鷗之前舊有俊材  
而今更出於蒼鷹之下于時天地嚴凝獸鱗咸螫  
因思鶻在往時當此正可肆其一擊今不能然至  
於失聲濺血豈其情哉若夫壯士失勢為世所輕  
其理亦猶是歟

縛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  
蟻不知賣鷄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  
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賦而此也倚山閣謂世情反覆無常故倚山閣而  
深思之也○公因有感而作言愛蟲則害鷄愛鷄  
則害蟲利害得失權其輕重而為之如除寇則勞  
民害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  
民與其惜蟲孰若存雞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畦遺  
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  
忍饑西復東魯門鷄鷓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比也黃鵠似鴨而大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鶩者五  
尺童童子二歲半為一尺五尺則十二歲半之童  
也鳧即鴨也在家曰鶩在野曰鳧似老翁言其白  
也故畦舊田畛也遺穗割禾而遺者介甲也西復  
東喻已身在夔州由瀼西而還東也鷄鷓海鳥名  
大如馬駒瑯琊之地有之蹭蹬困頓貌避風國語  
曰海鳥鷄鷓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  
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公因遭時之亂不得安居故以白鳧自比言黃鵠化為白鳧當夫禾穗已空天寒歲暮而立於海濤之中鱗介不食而終日忍饑不知底止當是時也非唯白鳧受困而大如鷄鷓亦畏海災而避其風矣正猶已之自夔居瀼遷徙無常又思非唯已之受惠而侍從大臣亦皆不能免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 沙苑行

沙苑一名沙阜在陝西西安府同州其地宜畜牧南唐置沙苑監掌牧養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駉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八門天廐比雲屯驕驕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群絕足信殊傑個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埴阜蔽奔突徃徃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鼃鼃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屋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賦也如白水如至也自沙苑至白水縣百餘里以

木言集言 十四卷  
墻繚之繚圍繞也龍媒天馬駉龍之媒也駉牝詩  
駉牝三千註馬七尺曰駉三千匹馬夜行目明照  
前四丈故曰一匹布帛以四丈為匹豐草茂草也  
詩在彼豐卓食之豪健謂天寒草皆枯死沙苑之  
地宜草雖寒不死以之食馬馬皆肥大故雖西域  
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馬二歲曰駒攻駒謂乘  
其蹄齧者閑之閑以木欄於櫪也天廐天子之馬  
櫪雲屯若雲之屯言多也驩驩左傳唐成公如楚  
有兩驩驩馬趙氏曰虎臣所掌之馬雖多惟驩驩  
一種之骨克御故一年之中兩次進之盈億十萬

曰億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  
三萬匹伏櫪在垆魏武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  
垆垆牡馬在垆之野註林外謂之垆空大存言櫪  
中垆外之馬空多存之不如驩驩之俊異也逸群  
絕足曹操與孫權馬書此馬善中國雖饒馬其如  
此絕足亦少謂超于馬群而足力俊絕也個儻謂  
馬之快性權奇謂馬之應變埴阜謂沙苑高墩處  
可以藏馬之奔突坡陁謂沙汀高廣處可以藏馬  
之超越二者以美馬之適性自材健也角壯以與  
鹿相爭鬪也浮深者馬出浴也鼉鼉窟此公寓意

於安祿山而言之若曰唐家諸將為不少玄宗皆以凡材視之獨以兵權委之祿山甚見寵貴故曰驕驕一骨獨當御終使祿山難制奔突超越一旦反于范陽河北為之震蕩豈非簸蕩蠢蠢窟乎泉出巨魚公既以馬比祿山又以魚比史思明蓋思明乃祿山偽將相繼而叛故公深託意焉同精氣謂龍或魚所化或馬所為故異物同精氣也浮深以下謂浴馬之時感龍精氣徃徃與龍交也○此詩賦沙苑而美驕驕馬也言沙苑繚以周墻於此牧養多有所獻之龍媒且苑中雖寒獨存茂草以

之而飼駉牝三千人稱豪健故雖西域出馬之地無可比倫是以每歲攻駒冠于邊鄙也又言虎臣司門天廐之內聚若雲屯惟驕驕一馬春秋御于至尊則是內外之馬雖多空大存耳此其逸群絕足固為殊傑而個儻權奇實難具論但見苑中墀阜坡陀可以藏馬且有陸可以角壯有水可以浮深又知此馬澡浴之時巨魚出見精氣相同所以美驕驕之真可為龍媒也歟蓋亦寓言祿山思明之意深矣

瘦馬行



舊說謂為房瑄戰敗于陳濤斜而作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碑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驕驕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青草長賦而此也骨骼人骨曰骨鳥獸骨曰骼一說二字通用碑兀骨高貌郭璞江賦巨石碑兀又觀者如

堵墻騰驤躍起貌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帶官字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容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膊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之也謂不習戰故亦不得隨行也內廐馬天子內廐之馬亦不諳操練者乘黃古之神馬一名飛黃言過一都國如歷一土塊也非汝之汝指馬言錯莫猶言寂寞亦流落之意鴈為伴馬同鴈宿沙汀也願終惠顏延年頽

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青草長謂食春草可  
以復舊也○此傷當時朝士誤致喪師委棄困頓  
而言棄馬甚瘦使人感傷骨立身疲無復騰驤之  
勢此其甚可憐也回觀馬雖疲弱而皮乾毛暗然  
非常馬可比或是驕驕乘黃育于內廐不慣征戎  
將士騎傷以致病瘦當時誤于一蹶委棄路傍見  
人哀訴而人不知精神落莫而無晶光天寒同鴈  
宿于沙汀日暮不收為烏所啄安得誰家再肯惠  
養明年春草發生食敷力足復逞其威以同夙昔  
正猶失律朝士復誰拯救以立奇功也耶

驄馬行

公自註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

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  
見牽來左右神皆悚雄姿逸態何嶒崢顧影驕嘶自  
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礮礮連錢動朝來久試  
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  
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盡洗  
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  
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如鳥不與八駿俱先鳴

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  
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賦而比也。馬癖。晉王濟解相馬。杜預稱其有馬癖。  
花驄大宛馬。大宛西域國名。多善馬。嶠山上有馬。  
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曰天  
馬。子唐太宗嘗有馬名玉花驄。思一見。南史蕭摩  
訶曰。千聞不如一見。雄姿逸態。傳玄鷹賦。雄姿邈  
世逸氣。橫空謂馬之質。相英雄而態度飄逸也。嶠  
嶰謂馬之高悚。西都賦。巖峻嶮嶰。自矜寵謂馬自  
顧其影而嘶聲高亮。若矜誇人之寵異也。隅目目

有角也。青瑩夾鏡。西都賦云。琳珉青瑩。顏延年馬  
賦。雙瞳夾鏡。謂馬之兩眼清明如鏡之夾懸也。肉  
駿。秦州有馬垂胡側立。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駿  
也。硯礪言馬之頸項豐隆也。連錢。鍊所作。如今馬  
鈴之類。華軒。華采之車。軒也。千金馬。似鹿者。直千  
金。赤汗。良馬之汗。赤從前膊上小孔中出。舊物謂  
此馬乃梁卿。昔日受賜者。真龍馬。八尺以上為龍。  
涇渭幽并。相去千里。今云。朝浴于涇渭。暮刷于幽  
并。謂馬之健捷也。疾如鳥。七命曰。驚紅陽之飛燕。  
驂唐公之驪。驪八駿。穆王乘八駿。以遍天下。內有

挽渠一曰義渠盜驪一曰黑驪方降精有雲霧而  
降精此所以為神異又云龍馬河水之精下詔言  
將下詔取之為天子之御不使久在人間也○公  
因李鄧公命賦驄馬而言鄧公素有馬癖人所共  
知初得花驄良馬果然千聞不如一見今幸見之  
牽來左右而公之精神頓覺清爽是馬也形體非  
常毛眼皆異試於華軒之下千金難買赤汗銀鞍  
誠然可愛此馬乃梁卿舊物今為鄧公牧之吾知  
天廐真龍可為伯仲故晝洗於涇渭而夜刷於幽  
并一日千里是其材能也嘗聞良馬老始成名今

此花驄數年奇異豈有疾如飛鳥而不與八駿同  
稱者耶亦非世俗一時可致必由雲霧降精而生  
夫花驄可羨如此定不久居人世必將詔取為天  
子之御矣公為此言蓋比鄧公高才逸思行將騰  
踏天子之庭豈終淹留草莽也哉

### 高都護驄馬行

按史開元末以高仙芝為安西副都護舊  
註以為高適者非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歛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  
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

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  
如踣鐵交河幾蹴魯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  
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  
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魯當作層

賦也安西按史唐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  
百里南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  
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  
龜茲城胡青驄謂胡地所生之青馬歟然忽然也  
成大功言馬與都護一心故能成大功也流沙西  
方地名猛氣戰陣猛勇之氣隋魏彥深賦資五方

之猛氣戰場利謂馬雖居皂棧非其本心但思奮  
于戰場以為利耳腕促蹄高謂馬之腕欲其促蹄  
欲其高又穩如踣鐵皆言馬之奇也踣鐵僵鐵言  
馬蹄之堅也曾冰層積之冰五花謂馬青點如花  
也汗流血驄馬之姿非行萬里身無汗血不敢騎  
畏其速也掣電謂馬行如電掣於雲間舉國皆知  
也絡頭莊子絡馬首古樂府黃金絡馬頭橫門道  
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橫門外有橋曰  
橫橋時肅宗中興安史禍息吐蕃不敢入寇故此  
馬老於絡頭無由再出橫門道也○公見都護良

馬而言馬之聲價無敵能與都護同心以立大功  
功成善養之無所不至然其未受伏櫪之恩猶  
思戰場之利唯夫雄姿猛氣形狀不凡日行萬里  
血汗方流是以長安壯兒亦不敢騎青絲絡頭老  
于終身惠養而已尚何再出橫門以戰鬪哉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鄠縣今隸陝之西安府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  
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  
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銑耳  
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  
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  
龍髻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賦也丈人君子之稱胡騮胡地之驂騮金牛峽名  
在陝之漢中府金牛廢縣在焉昔秦欲伐蜀無路  
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  
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秦因伐  
蜀取其國因號其山曰金牛山迴鞭時避難在漢  
中肅宗即位于靈武故迴鞭而來見天子也靈武  
在陝之寧夏衛漢中在南靈武在北故曰迴鞭急

難材謂能救急如劉備劉牢之之馬也劉備之的  
盧一躍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之馬躍過  
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駑駘庸馬也銳耳高蹄  
謂馬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馬蹄欲高而堅可削王  
洛陽今屬河南肅宗已收復東都矣自靈武至洛  
陽皆向東行鳳臆龍髻相馬經馬胸如鳳鬣如龍  
真良馬也長風生馬行疾而風自生也○公見李  
大人胡馬喜而有感言李文良馬曾避胡而過金  
牛却由漢水至於靈武以見天子朝馳夕到絕代  
果無故乘出而人皆愛之論其急難之材則凡馬

益不足取觀其銳耳高蹄信龍馬種異於俗馬况  
當大道再清東京收復累日喜得東行乘此良馬  
步速風生豈不可羨也哉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僕射宰相以下居四等判官其屬也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  
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  
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  
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  
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律律乘蹇驢梁公

富貴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  
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廻北狄  
羅網群馬藉馬多氣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  
擇滔滔才畧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  
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  
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  
夫神內傷

賦也主將即梁公龍媒天馬也子孫以小馬言蹇  
跛也寸心赤忠臣之心丹也藉賴也光推擇不負  
梁公之推選也滄溟海水黑色者老翁公自謂也

長沙府亦屬湖廣驛即在馬胡盧與葫蘆同用以  
盛菊花也重陽九月九日○此美劉僕射盡心所  
事而言劉之南行以市良馬不限匹數以應軍中  
之需故美主將儉約憂危祗收勝甲之馬以脩格  
闢而今西北胡人無不反叛以至名馬全無若龍  
媒真種已入帝都是馬駒未生西南遠地使非預  
防則劉君豈肯冒險以越江湖奚但止無良馬雖  
凡馬亦皆顛顛難求衣冠使臣亦不得已而乘蹇  
驢是知梁公身輕富貴令善民安俸錢均散士卒  
府庫為之咸虛豈為一身之驕奢哉以此報主丹



心氣吞西北網羅群馬幸賴馬多氣用驅除不吝  
金帛劉侯奉使如此誠有光于梁公之所舉矣滔  
滔雄才大海咸窄故我老翁聞之繫船見於長沙  
之驛手提胡盧路傍摘菊且喜九州兵革稍平三  
歎聚散適逢重陽佳節對客涕零不覺感慨而神  
內傷也

木類

古栢行

按史成都有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  
亦有先主廟武侯廟各居一所此詩專指

武侯廟言當在夔州而作二處皆植栢最  
古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  
圍黛色叅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  
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日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  
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閼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  
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  
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  
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  
枯心豈免容蝼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

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賦也柯如青銅言古也四十圍二千尺形容其高大非真有此數也如詩峻極于天之意人愛惜思其人故愛其樹也氣接寒通巫山在夔之下雪山在夔之西巫山雲來而柏之氣與接雪山月白而柏之氣與通亦皆言其高大也憶昨公近方離成都而纔至夔州也錦亭錦官城畔之亭同閔宮閔深閔也宮廟也以成都武侯祠堂附先主廟西院故云同也丹青武侯遺像神明力謂自是神明扶持非人力能致也要梁棟漢耿恭謂岑彭曰方今

漢基頽圯英雄寒餓如大厦傾求天下之義士要為棟梁剪伐詩勿剪勿伐言人方愛惜誰肯傳送也宿鸞鳳後漢方儲遭母憂塚上種松柏鸞棲其上莫怨嗟張華云志士蓄怨幽人含嗟難為用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立之塗匠者不顧言其大而無用也○公見古栢重有所感而言孔明廟前之老栢既大且高蓋因昔時先主孔明君臣契合遂成大功是以人愛其樹而不忍傷故巫峽雲來則栢之正氣相接而俱長雪山月出則栢之寒光相通而俱白憶昨路經

錦亭祠堂之柏若是而今夔州亦然崔嵬枝榦郊  
原徒古窈窕丹青戶牖自空盤踞雖云得地孤高  
多迎烈風至今猶尚存者扶持固由神力而武侯  
忠正實基造化之功也縱使大厦將傾欲得此柏  
以為梁棟吾知人心所向重如丘山雖有萬牛之  
力豈忍回首而遽移哉益知廟中所勒文章不輕  
淺露而世已驚見誰輒敢復為傳送枯心固難免  
藏蝼蟻而香葉自能棲止鳳鸞精忠所感其遠如  
此志士幽人不須嘆其不能混一可也噫大材難  
于世用自古皆然奚獨一孔明哉

海棕行

棕字以意逆志當作于冬切凡花木以海  
為名者悉從海上來如海棠之類是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  
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  
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賦也左綿綿州屬成都府涪江屬重慶府涪居其  
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公館使客亭泊之館濱水  
涯也海棕未詳想大木也文美也北辰喻京師也  
胡僧識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有黑灰問東方朔

朔曰可問西域胡僧法蘭法蘭蓋博物者公以當時不識海棕為何木故及之○公見海棕異木而言左綿江濱而有海棕高可入雲其皮則鱗甲錯落其大則十抱成文自非紛紛群木可比然是木也則不知其身之為美今欲移栽京師又不可得人咸不識而唯胡僧識之豈不可羨哉

雜賦類

同元使君春陵行

元使君名結號次山春陵縣名今湖廣永州府道州是也公自序覽道州元使君結

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  
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  
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  
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  
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

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  
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  
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岳之子寵若驚  
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帟筆隱几臨軒楹  
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賦也嬰加也沉綿謂柔弱沉滯于賊中也羸瘵病  
瘦也吾人公自謂也世上名訪求天下有名之士  
也粲粲三女為粲言美也國楨為國家之楨榦也

昔流慟賈誼上治安策當今事勢可為慟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常引經匡衡陳  
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傳經者傳會經文  
也兩章即元次山之二篇也秋月言其清之極華  
星華彩光明之星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崔烈云  
北方人多純朴吾大庭氏之遺民也降璽書漢宣  
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為丹青則藻  
緝王猷粉飾治具誅求謂誅責求索急於征科也  
近休明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德之  
休明飛長纓謂次山不苟且飛入冠冕之中也南

岳衡山在湖廣與道州相近金印大晉周顛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滄溟清次山詩中有引竿自刺船之句故以海清為言長卿司馬相如字相如有消渴病今公亦然公孫城即夔州白帝城公草堂所在具帡筆陸士衡詩呼兒具帡筆字歆傾公自言有疾而書不能整齊也危苦詞即次山二詩也知者聽謂所簡之人○大曆二年公居夔州瀼西見元次山春陵行有感而言老而遭亂衰病相仍沉綿于賊中狼狽于江漢雖有藥力扶持柰愁多藥少遂成瘦病且吾為人頗稱

詩家之秀博求世上美名及今見元道州詩誠為後生可畏觀乎春陵佳作忽知俊彥深情復覽賊退一篇結也誠為國家楨榦賈誼上疏匡衡引經亦不是過道州憂民之憂溢於詞氣二章如月之明一字如星之彩致君堯舜躋世太平於此咸在不知何時下詔徵賢用爾以為丹青如能用之非惟可偃甲兵必能使民無訟觀其悽惻誅求直欲追及治平之世乃知次山正人之心亦定齒于簪纓之輩又見涼風起于南岳次山寵辱不驚金印欲辭滄溟欲泛是其為人真可尚已自歎雖有長

卿之病實懷忠蓋之心肺枯病渴漂泊夔城一見  
二詩呼兒速具帟筆勉步芳聲又媿作詩呻吟字  
畫歌側用寄相知清覽而已不必轉達元君可也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

別駕官名秩六百石以佐府治中別駕從  
事州通判沿革無常唐以堂吏朱儉為華  
州別駕給事郎蕭倣駁曰別駕古為治中  
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  
矣嚴二梓州人即為梓州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

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  
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  
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  
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  
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  
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賦也東川今四川潼川州一回首時徐知道反八  
月伏誅劍南大亂初知道入東川宮室皆焚故公  
回首以憐之也亦何有草堂亦焚也梓州即潼川

州豪俊指嚴二也飲我酒嚴二宴公也青螺栗帽  
上縠紋也紫衣緋衣皆執事之人炙炙肉也銅盤  
燒蠟燭臺盤以承燭淚者促膝膝相近可密語也  
始扣門言其初交也膠漆即後漢雷陳為友事形  
骸外莊子曰索我於形骸之外言身世兩忘也未  
見言百年之事未可前知能終此樂否也佳士即  
嚴二也今愈疾相見嚴二愁病頓除也又可愁言  
天下交游難善終也交態程方進云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悠悠即泛泛也古人求晉武帝問王夷甫  
於王戎戎曰當從古人中求耳謂古人之交久而

能敬與今之泛泛者不同也○寶應元年公避徐  
知道亂入於梓州得見別駕嚴二而作言我入東  
川屢迴首者以成都昨遭兵燹而草堂亦為灰燼  
也今見梓州別駕嚴君知名已久一相見間遂肯  
歡然執手飲我以酒酒酣彈劍蛟龍盡驚起舞之  
時袖拂帽塵紫衣進肉而緋衣奔趨燒燭如晝夜  
深促膝遂成契交因思黃昏來扣主人之門豈知  
俄頃交如膠漆於是身世兩忘不知百年歡娛無  
間與否意豁神傾嚴君誠為佳士使我客久多愁  
此疾斯頹而愈因思氏下交游雖曰廣大然其交



態總爾悠悠安知垂老逢君尚未為晚今乃一見  
如故此誼當從古人中求可也

偏側行

公自註贈畢曜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  
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  
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  
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  
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  
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

馬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  
落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  
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賦也偏側窄隘之意言畢之居甚相近也西京賦  
駢闐偏仄送還官時公以所乘之馬送還官也昔  
者相遇公未第時也今不得謂大夫不可以徒行  
而馬已還官故不得自由也官長怒恐怒其徒行  
也炯炯目明而不寢也睡美即睡熟也蹇驢跛驢  
也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蹇蹇驢兮朝天時畢  
居朝省公欲往會也請急請假也籍簿書也朝省

官出入於禁中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相應得以通出入也公凡欲朝則當先報門籍擅入則加誅斬故曰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當作豈不意看誦詩謂公與畢君最相善故為詩酒之交也辛夷花名南方正月開謂之迎春北方二月開謂之木筆始花已落言流光迅速也常苦貴謂祿山反叛以來京城蕭索百物騰貴何獨酒乎公以酒貴為言傷時之意於此可見方外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稀醉眠以酒貴也相就飲公與畢相就酒家飲也三百酒價也○公以畢曜不常相見而

言所居伊邇相見甚難自以官馬還官行路遂如荆棘貧雖乏馬豈無足行昔者相遇甚易而今甚難者非惜身也非足怯也但恐徒步反為官長之怒是以不能自由然此心思君炯炯不寐諒君亦能識之方今曉來風雨身閒好眠鐘鼓有聲亦不驚覺東家許借以驢可乘朝天庶求得一相見但泥滑難行故又中止是以令人請急以通門籍不然則男兒性命豈不可憐又不如意寧不終日奉奉以念君哉憶君之際誦君之詩神思凜然恍若相見又驚辛夷花開倏忽已落光陰迅速如此重

可憐已况我與子皆非壯年豈可不飲以罄交情  
酒價雖貴酒徒雖稀尚有三百青銅錢往沽斗酒  
以話平生可也

去矣行

天寶十四載公年四十四在嚴武幕中將  
有去志明年正月遂歸浣花溪上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掣馬能作堂上燕銜泥附  
炎熱野人曠蕩無覲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  
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比而賦也韝臂捍也掣挽也則飛掣飽則颺去也

野人公自謂也曠蕩言懷抱閒散也覲厚也有所  
羞媿故面顏為之厚也王侯即嚴武也食玉法魏  
書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  
躬徃攻掘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  
為屑日服食之○公因欲辭嚴幕以歸溪上而言  
韝上之鷹一飽飛去何其果決堂上之燕銜泥附  
熱何其眷戀以比已欲果決而不欲眷戀也公因  
自謂野人之性多好安閒豈可久居王侯之側因  
未試食玉之方直欲入藍田以自採可也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

賦也老瓦盆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暄曰莫笑此老瓦盆多見興廢矣長兒孫漢有居官長子孫者此引以用其意傾銀注玉以銀玉為酒器也卧竹根言公與田家飲于瓦器共卧竹林中耳有謂竹根為酒杯者非○少年行者公欲及時為樂之意言莫笑田家酒器真率其來已久彼之傾銀注玉者徒炫人目不如用瓦盆中賓主獻酬共卧竹根聊以自樂云耳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賦也燕養雛花結子仲夏之景黃衫唐武德四年勅庶人服紬施其色通用黃又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行給品官黃衣各一副則宰相學士亦有時而黃衣也○詩又言巢燕養雛江花結子春去夏來而光陰迅速黃衫朋友固當源源而來相與為樂獨不見東逝之波一去何曾再返如人百歲光陰何曾再少年耶然則為樂豈可不及時哉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墜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麓豪  
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賦也白面郎唐時以貴人子弟為白面郎床交床  
也○公因富貴之子不閑禮度而言白面郎君騎  
馬及墜方下即據胡床而坐不通姓名便欲嘗酒  
其麤豪體態豈不可惡也哉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乾元唐肅宗年號公在同谷止一月餘故  
曰寓居同谷今陝西西安府成縣是已公

乾元二年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入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  
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  
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賦也客公在同谷不久故自名為客橡栗即今之  
橡斗子亦可充饑狙猿屬即狙公養狙事公居同  
谷至拾橡栗以自給兒女有為餓莩者皴凍極而  
細皮起也皮肉死無顏色也悲風天亦為公垂憐  
也○時遭安史之亂公避地困窮而言已衰老畏  
寒欲歸不得寓此悲歌而天亦為之垂憐也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  
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  
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賦而興也鏡犁頭鐵也子指犁言黃精一名黃獨  
根子皆可食食之可延年採黃精亦猶拾橡栗之  
意挽扯拽貌四壁靜相如家居徒四壁立言貧甚  
也閭里門也色惆悵者言非必人人為我惆悵而  
有其色也○詩又言犁之鐵頭木柄所以起土養  
生者以耕為先今則不然苦饑無食苦寒無衣此  
時與子同歸但見男女呻吟家徒壁立誠為可悲

是以閭里見之亦為我惆悵也已首章言天哀其  
窮此章言人哀其窮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  
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鷓安得送我置  
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賦也三人杜公有弟四人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  
在他鄉唯占隨公入蜀各瘦後漢趙孝有弟禮為  
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  
感其義俱釋之駕鵝鳥名大於鴈似人家蒼鵝揚  
雄傳豈駕鵝之能捷鵝鷓惡禽今之九頭鳥詩有

杜詩集注  
卷之四  
七

鵝在梁牧兄骨左傳余收爾骨焉○詩又言有弟  
三人遠別他鄉不得相見胡塵蔽天道阻甚遠不  
如駕鵝鵝鶴飛鳴自若未知何人送我以置于三  
弟之傍是以歌聲三發嘆汝何處收吾骨耶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廢長淮浪高蛟龍  
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  
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為我啼清晝

賦也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竹林當作林猿啼清  
晝哀猿夜啼今啼乎清晝哀之極也○詩又言有  
妹別在鍾離追昔早寡而守癡兒今逢荒亂又值

長淮浪高蛟龍生怒無任淒涼因嘆與妹十年不  
得相見扁舟欲往柰寇箭滿前南方之地處處旌  
旗何可以輕往哉是以歌聲四發而林猿亦為之  
書悲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 雨颭颭枯樹濕黃雨古城雲不  
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  
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興而賦也四山山之四面也颭颭蕭瑟貌古城即  
同谷縣跳躍也石絕水為梁今之堰石出水者魂  
招宋玉作招魂賦○詩又言四山風多溪水流急

寒雨蕭條枯樹皆濕黃蒿蘆塞古城野狐或跳或  
立我生不幸當此之時身在空谷是以夜半起坐  
而萬感交集歌聲長發不知此魂歸故鄉否耶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膠木葉黃落龍正  
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恠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  
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賦而比也湫龍潭也龍從山高貌劉安招隱士云  
山氣龍從兮石嵯峨木葉黃落秋風辭草木黃落  
兮鴈南飛蟄藏也蝮蛇蛇之至毒者招魂曰蝮蛇  
綦綦迴春姿逢春而顏色嬌媚也○詩又言龍藏

南山古木膠結當此葉落冬深之時龍藏于湫蝮  
遊于水我行恠夫毒蛇安敢輕出直欲拔劍斬之  
又恐勢力不敵故且中止是以歌聲遲遲樂觀溪  
壑為之迴春姿矣以比欲除史思明之亂撥而反  
之正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  
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  
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賦也致身早因入仕早故位至卿相年尚少也肅  
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元勳舊德咸見齟齬白



日速言日易暮也○詩又言男兒老不成名奔走  
長道蓋由命之使然觀彼少年卿相後可知已故  
我入山而與儒生同隱話其夙昔懷抱頓傷是以  
七歌將終而無任悽愴且顧白日易過何時復得  
成功業耶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  
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若覺人  
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賦也天子在外之居曰行宮時肅宗尚在鳳翔府

也太白山在鳳翔府涇縣朝迴至德二年公為拾  
遺同朝也同舍客公與少府嘗同寓也文章伯王  
充論衡文辭之伯兩京道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  
京也樂更無言今年不如舊年之樂也潦倒老病  
也○公當兩京收復之後安不忘危而言天子行  
宮在於太白山時與秦少府朝迴俱作他鄉之客  
同心相處何異至親又承稱我為文章之伯今日  
兩京清明相逢於此人情尤佳昨夜相邀歡飲而  
情趣反覺少者何也自傷衰老不能復如年少故  
爾

錦樹行

木葉經霜而紅故若錦然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  
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  
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  
盡枯死天驥跛足隨羸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  
少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  
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  
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賦而比也苦短季冬之時日最短也增離憂公時

流落夔州傷時不我與而老之將至又不得歸故  
鄉此所以添愁也東逝謂海居下流故萬水皆朝  
東也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水孔子所以有  
川上之嘆荒戍謂荒亂戍守之城即赤甲城與白  
帝城相連者東郭夔州之東郭老人公自謂也青  
丘夔州地名非洛陽之青丘白帝城在夔州飛書  
謂奉書往來粟於相知者也柴門幽言夔之柴門  
自幽雅也天驥天馬羸牛蠻地所生兩尾之牛言  
天馬無草而隨羸牛以比天下無道君子反隨小  
人也多薄命如伯夷餓死孔子棲棲顏子夭壽孟

杜詩集卷五十四

四九

軻坎珂皆薄命之聖賢也惡少謂漢高之興所封  
侯者皆屠沽刀筆之人也故國謂長安公故鄉也  
終南山名與渭水皆在長安縣五陵漢五帝陵皆  
豪貴所居狐白裘價值千金孟嘗君曾獻于秦王  
豪貴顛倒小兒狐裘以比當貴者賤當賤者貴也  
膂脊骨也謂生男須要膂力可以用武成功不若  
生女富貴可以傾動邦國即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也天下風塵謂亂離爭戰風塵四起也兒亦  
得謂兒有膂力何患不得富貴耶○公遭亂離遠  
居夔地自傷日月易邁也言今苦日短而昨日已

休歲聿云暮而益生離愁霜凋樹錦萬水東逝荒  
城石古而此身漂泊於青丘不堪饑餓求粟于白  
帝城中在夔流寓無所事事柴門空閉靜對琴瑟  
几杖而已當此之時草枯馬餓何以為情更嘆自  
古聖賢多遭薄命姦雄惡少反得封侯回想故國  
三年纔得一信終南渭水無不悠悠遂使豪貴顛  
倒小兒狐裘是皆時之使然謂之何哉乃知生男  
須有膂力生女富貴可期何愁父母黃金少耶公  
言及此其亦亂極思治之深意歟

嚴氏溪放歌

杜詩集註 十四卷  
天下甲兵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劔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懔懔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常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賦也。劔南成都在劔閣之南，邊頭公卿仍獨驕，蓋有跋扈之志。姑息，禮記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姑且支吾以了事而已。譏邊臣顧望不為朝廷遠慮也。肥肉大酒，呂氏春秋：肥肉厚酒，務以自強。譏

邊臣惟以酒肉為樂也。是一役同於一役夫而已。何足謂之邊臣哉？糞土言皆葬埋在地也。漁樵言隱遁也。羈旅如旅客羈留于他鄉也。與子即嚴二也。嚴二為本州別駕，公時寓梓，故得與嚴會也。○當時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麤暴不能容公，故公自傷而言天下未寧，豈免欲填溝壑之苦。劔南歲月實亦難捱，况守邊將帥不以國事為先，而惟自放恣務為姑息，特如一役夫而已。肥肉大酒，徒相要結，不知匡濟為何事也。因嘆古之忠臣皆歸糞土而不可得，今之志士又甘漁樵而不為用，使我漂

本詩集註 十四卷  
泊無依忍為羈旅幸宿霜溪秋月喜與嚴子笑談  
自顧東西往來精力倦怠從此將身復歸何所聞  
知嚴子家有茯苓不辭遲暮願與子同煮以同隱  
可乎此亦不得已之情也

### 虎牙行

虎牙山名山下有灘曰虎牙灘在湖廣荊  
州府大江北岸山勢峻絕蕭銑僭江陵日  
屯兵於此後常為屯兵之地

秋風歛吸吹南園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  
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窈窕溪

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  
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  
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鑠甲聞丹極八荒  
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賦也天地慘慘言亂極也洞庭湖與虎牙水流相  
通者銅柱灘名在涪陵皆傾側亦亂也陰岑山峻  
多陰如北方朔漠氣象也溪谷黑與上句意同杜  
鵑鳥名其性好暖時天寒故不來也猿黑猿山鬼  
楚辭有山鬼篇楚老公自謂也瘴者山嵐水毒鬱  
蒸所成南方地脉氣泄愆陽不收故遂成瘴公在

南方兵戈連年殺氣日盛故陰岑如朔漠然是以  
思炎瘴時也兩斛力弓短而勁有力者方能張也  
石城夔州地名金錯以金刻畫於旌旗也滿雲直  
時多防戍也青丘今河南府洛陽縣丹極京師時  
吐蕃陷京師也八荒天下四方也寡妻者夫以征  
伐在外故妻多寡居也遠客亦公自謂○公遭安  
史之亂言秋風起而天地無光湖波揚而山川多  
寇巫峽陰岑溪谷漲黑杜鵑不來而猿狖悲寒山  
鬼幽憂而雪霜冷逼遠近無非肅殺之威是以翻  
思炎瘴之時而不可得但見角弓堅勁石城橫塞

戍守旌旗如雲密布漁陽突騎獵至青丘犬戎兵  
甲又皆圍繞遂使天下八荒無不隄防盜賊方且  
處處戰征誅求無已夜聞寡妻悲哭不能不清淚  
霑曾未知何時能太平耶

負薪行

夔州巫峽之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  
市屢擔負於道路者皆婦人也海南亦有  
此風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  
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

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  
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  
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  
巫山女粗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賦也半華半白也售賣物去手也土風當地風俗  
也男坐女立言男逸而坐女勞而立也垂頸言未  
笄也花葉並於銀釵採薪故也登危登於危險之  
地以伐薪也鹽井夔州有井出鹽婦人又販之也  
面粧面貼花鈿也困石根言採薪困倦而憇於石  
傍也昭君村昭君歸州人歸州西陵峽與巫峽相

通故引昭君以明此地亦有美貌人也○公見巫  
山處女身負柴薪非其職事也言夔州處女頭未  
全白四五十而無夫家更遭亂離欲嫁無地批  
恨以自咨嗟土風乃男坐女立應當門戶十人乃  
有八九以負薪歸賣以供給處處皆然至老雙鬢  
垂頸花葉雜于銀釵登危以集市賣又且販鹽圖  
利面帶啼痕地窄衣寒困于石畔重可憐已若云  
巫女貌醜不可配人則胡為亦有昭君村乎何地  
無才是人自加輕賤云爾

最能行

負新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  
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証之又按最  
能二字操舟水手之稱猶長年三老之類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  
舸貧窮取給行牒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  
商旅歎帆側施入波濤撒旋梢瀆無險阻朝發白帝  
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  
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若道  
土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賦也峽中謂自江陵峽以至于巫峽也多在水以

其瀕於水故習操舟揖泛波濤也大舸揚雄方言  
大船曰舸小船曰牒以其舟小如一筆也水之洄  
者曰旋水之涯曰瀆撒猶過梢泊也無險阻以其  
自小習於操舟也自白帝城至江陵縣經歷三峡  
之中共行七百餘里瞿塘峽名虎鬚灘名皆夔州  
地氣量窄富者為商貧者操舟急於取利故讀書  
者少也屈原宅歸州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  
基○公見歸州男子急於謀利而言峽中丈夫不  
分貧富皆輕死而急於治生故小兒止學論語及  
長即隨商旅乘舟以入波濤朝發白帝暮抵江陵



絕無險阻瞿塘漫天虎鬚怒浪皆不足妨但其氣  
量窄隘悞競南風至踈北客亦不自知因復歎曰  
若道此地不生英雄何得亦有屈原宅乎無地無  
賢為之在夫人耳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洒行  
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冥隨烟燼卿家兄弟功  
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勲業  
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  
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卿到

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賦也靈武縣在陝西寧夏衛肅宗即位之地咸京  
唐都長安附郭咸寧縣故曰咸京明年九月肅宗  
復京師天子在外曰行殿佐佑謂當時平定天下  
雖曰卿相之力實由向卿佐佑贊襄之功冥冥幽  
暗之意隨烟燼言胡人消滅也鴻鴈行禮記兄弟  
之齒鴈行謂鴻鴈之飛其行列皆次序者也紫極  
即北斗星以其傍有紫薇垣故引喻帝居也黃金  
印漢丞相金印紫綬用祝向卿至此位也尚書指  
向卿之父向珣鎮荆南昔向秀繼杜預亦節鎮于

此祖即杜預也雲霧指御衣雲補而言青山江潮拍向卿行歷之景物老翁公自謂也滄浪客謂屈原放逐於滄浪之間公以自喻也○大曆三年公在江陵賦此詩以送向卿也言肅宗收復咸京誠由向卿左右之力逆胡遽爾消滅卿家兄弟功名大震麒麟閣上鴈行紀勳又且出入紫宸掌握金印追思爾祖建立大功雄鎮荆南以繼吾祖今也御衣既成題封既固向卿奉命入賀端陽吾知心存忠赤王事驅馳經行山水之間何其勞也到京之日如有問老翁者但云漂泊無依已作滄

浪之客而已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公安縣名今隸湖廣荊州府顏即顏十顧八名况東吳人時三人同飲至醉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鬢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何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賦而比也神仙中人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

本言集註 十四卷 五七  
裘步雪而行孟昶見之嘆曰真神仙中人也天馬  
謂徠龍之媒顧文學即顧八東吳人杜陵老公自  
謂也公長安人長安在洛陽之西故曰西漢詩家  
筆勢謂公之詩顧之筆也詞翰亦公之詩也為君  
掃亦顧之字也七澤子虛賦楚有七澤烏蠻在蜀  
雋州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也赤壁在湖廣黃  
州府落照落日回光照赤壁也酒酣耳熱魏文帝  
與吳質書昔日游處每至酒酣耳熱仰面賦詩忽  
然不自知其樂也何所惜鄭球云感居意氣個儻  
醉何所惜歌主客主指顏十客指顧與公也○公

與顧况同飲于顏氏而贈之也言顏乃神仙中人  
孤高才思正如天馬行空以待駕馭秋鷹奮翼以  
當雲霄其英發氣象為何如君不見顧文學杜少  
陵二人詩筆主人不嫌遂令揮灑于壁是日天寒  
地凍落日映山酒酣耳熱頓忘衰白感君意氣不  
覺甚歡故賦此歌以歌主客之交美也

白絲行

以白絲而比人之制行與汲引者皆難蓋  
泛言之有謂譏竇懷貞者恐無定見

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亂殷

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  
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減盡針線跡春天衣著  
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游絲亦有情隨風照  
日宜輕舉香汗清塵汗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  
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賦而比也縹絲繹繭為絲也禮記縹三盆手不須  
白以絲織羅錦則用五色以成章且以為舞衣則  
須長以足用而已不必白而後可受采也越羅蜀  
錦皆極佳者金粟尺尺用金星如粟米者也象床  
所以置羅錦玉手所以擇取也殷紅赤黑色萬草

千花謂織成花草之紋動凝碧以碧色為地織加  
五采則動其碧色也隨時染謂不必甚白也色相  
射機上截下其色射人也減盡謂制衣之工蛺蝶  
以比舞袖之輕黃鸝以比歌聲之妙亦有情謂落  
絮游絲隨風照日而來舞者方且輕盈以掀舉也  
開新合故即棄舊憐新之意置何許不知舍其舊  
者置於何地蓋輕賤之也忍羈旅謂恐人見棄故  
寧甘為羈旅而不辭也○公見白絲有動於其中  
而言白絲之縹在長不在白者以將加顏色也是  
以羅錦既成用尺以量度之置以象床揀以玉手

將以為用但見其織成花草之紋動夫疑碧之色  
已悲素絲隨時而染機上截來光炫人目其制衣  
也美人熨帖而體式咸平裁縫工緻而針線盡滅  
春天服之以呈歌舞蛺蝶飛遠舞者之衣黃鶯聲  
雜歌者之曲落絮游絲似亦有情隨風映日以來  
沾惹千鳥舞者體態輕盈如欲僊去當此之時設  
或香汗清塵一污羅錦顏色遂致憐新舍舊以棄  
捐之則將置之何地是亦不復惜矣正如有才之  
士一被讒譖必遂棄捐終不簡錄故寧甘羈旅受  
制於人而惟恐為人擯斥也

百憂集行

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  
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  
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  
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  
飯啼門東

賦也孩謂孩笑可提抱時也魯昭公年十五而猶  
有童心故曰心尚孩黃犢牛子其足最健已五十  
公生於壬子此詩作於上元元年辛丑已五十歲

也主人即成都尹李若幽也若幽為政躁急故公嘗忍事之也百憂集百憂聚集於一時也四壁空漢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言貧之甚也顏色同同其憂也啼門東謂庖厨之門在東也漢班超幼年每索飯稍遲即叫怒父曰此子後日當為萬戶侯果如其言○公在成都生理蕭條百憂聚集故不得已而賦此也言已年十五而猶有童心健如黃犢奔走來往一日上樹千迴以采梨棗即今忽年五十而筋力頗衰行立時少坐卧時多客居于蜀不能自存故強將語以媚主人自悲家貧憂集

四壁蕭然老妻與我皆同憂色又且癡兒不知父母之憂叫號索飯但欲得食而已豈不益可悲哉

### 莫相疑行

此詩有謂為郭英又而作有謂為嚴武而作皆不可定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恠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未契託年必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賦也生無所成李陵書男兒無所成名如堵墻孔  
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言觀者衆也公獻  
三大禮賦於蓬萊宮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  
宰相試文章令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趨  
路傍至德二載公避亂寓同谷自負薪採橡栗以  
供給子女有為餓莩者未契陸機嘆逝賦託未契  
於後生謂末年之交契也悠悠猶泛泛也○公因  
託交於後生未見親厚而言男兒身未成名髮皆  
皓白齒牙欲落豈不惜光陰之易過耶憶昨獻賦  
蓬萊宮時聲名遂致烜赫集賢考試觀者多如堵

墻當時文彩已動人主其榮盛矣不圖今日奔走  
路傍饑寒無以自給不得已而流落成都託未契  
於年少豈知年少心口不同是誠失所依矣寄語  
世人交須耐久無好無惡慎勿相疑可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司直時為蜀州刺史

王郎酒酣拔劔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  
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跋珠履仲宣樓  
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賦也酒酣東方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作歌抑塞

屈抑不通王郎不見用而公嘗舉之也豫樟大木  
鯨魚大魚二句美司直之才也休徘徊張華遇魯  
銍於滄水且脫劔佩於此徘徊西得諸侯蜀州在  
西方刺史古之諸侯指王司直也錦水蜀江水也  
躡進步也珠履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皆躡珠履  
仲宣樓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荆  
州嘗登樓作賦故名仲宣樓青眼阮籍能為青白  
眼以重輕人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移酒  
挾琴造焉乃以青眼待之吾子益相親之辭指司  
直也吾老矣公自謂也○時公避亂于蜀喜見故

人王司直也言王郎拔劔斫地以歌莫哀憶昔亦  
曾為之薦引司直之材譬則豫樟之動白日鯨魚  
之開滄溟今又會于西川且脫劔佩以佩共徘徊于此  
因思既獲相見諸侯不須復向何人求進昔者仲  
宣之依劉表猶吾今日之依王君義則皆然春恩  
皆洽敢以青眼高歌而望吾子眼中之人已成衰  
翁豈不重加存恤乎哉

赤霄行

嚴武一日欲殺杜公及章彝集吏於門武  
出冠掛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乃獨殺彘於是有赤霄行之作有謂指郭  
英又者非赤霄近天赤氣也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舐觸赤霄玄圃須往  
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  
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  
恠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  
故非高賢

比而賦也孔雀文鳥五色皆備而黃色如金上下  
于青霄玄圃之間逢舐觸以非類也非類故不相  
知不相知而相從則見辱矣不辭辱言孔雀不知

而誤為牛觸何辱之有淘河鶉鷓也小鳥羣飛能  
沉水以取魚者方啄魚時飛燕適來銜泥故疑其  
爭魚而嚇之也燕歸華屋而泥遂落者耻為淘河  
所嚇也皇孫漢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然亦善  
遊俠數上下諸侯間嘗因以運勺鹵中困為人所  
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縱廣十餘里鄉人名  
為鹵中傷其足衛莊當作鮑莊齊鮑莊子被讒而  
遭刑足之刑仲尼曰誰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也  
言葵花向日而傾其葉猶能掩覆其根也老翁公  
自謂也少年蓋指嚴武也葛亮即諸葛亮作書二

十四篇而貴和篇在第十一公因自悔不能和則必召禍也細故小事也君子坦蕩蕩不計小事也○此因嚴武誤欲殺公而言孔雀誤遭牛觸而往來天地之間初若不以為意以此君子不知小人之惡也飛燕誤為鳥疑而泥落盡梁之下尚覺以為羞以比小人不知君子之心也至如王孫困於蓮勺鮑莊則于讒人以此君子未遇固有窮時既遇難保其後也是以自戒老翁勿恠少年諸葛貴和一篇當知自警因嘆丈夫所以垂名萬古者亦以寬大能和也若記憶小忿則非高賢矣此公之所以能免禍也

貧交行

此蓋泛言今人交不如古以警世俗有謂指嚴武有謂指高適皆無所據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令人棄如土

賦也翻雲覆雨變態無常之謂輕薄指不耐久自驕富貴之人也管鮑按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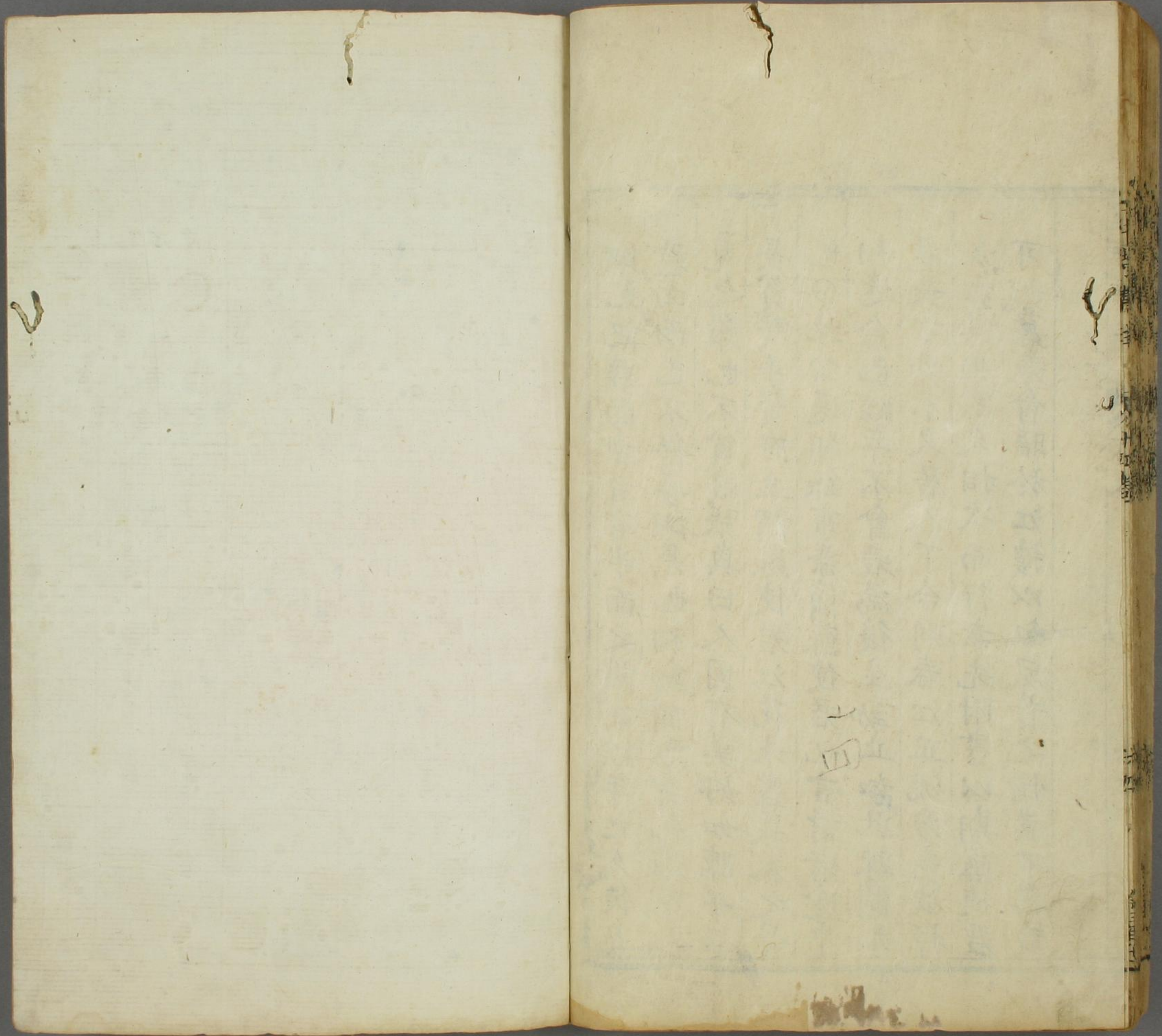
多鮑叔能知人也○公因令人交不克終居富貴而忘貧賤也言今之翻雲覆雨者皆紛紛輕薄之人君不見管鮑貧時之交至於富貴而益不相忘始終一致此道本厚而今人棄如泥土何哉

短歌行送邛州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邛州今為縣屬四川嘉定州合州屬重慶府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拖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賦也記君面古者有半面之識謂經年之久徒見君面而已不得再相見也相動謂動身也寂寥相見之難也不貧賤張奐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乎賢府主謂蘇使君江花未盡暮春之景也○此公送祁錄事兼簡蘇使君也言前者途中相逢今已經年不會君為後生動止如此踈闊知君長才必不久居人下今則春江正流君先放棹余亦具舟不久相次而行幸先附書以期蘇使君可也暮春會晤於江樓以忽夙昔之情豈不樂哉



四

